

朱熹对佛教“空”的误解及其原因

刘飞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朱熹认为佛教的“空”是空无实理, 一齐归于无。但其实, 佛教的“空”是指否定自性, 肯定缘起, 是空有不二, 从宗教修持的角度看, 此“空”超越了世间的空有, 而强名曰空。朱熹对佛教“空”的误解的原因, 一是佛教在唐中后期佛教义学传统衰落; 二是朱熹在理解佛教时, 带有较强的儒学本位之成见; 三是朱熹对佛教经论缺少研究。为了免遭误解, 佛教自身应建立完整义学, 倡导菩萨行, 佛教修行者也应广泛阅读经论, 形成正见。

关键词: 朱熹; 空性; 佛教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B

宋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互相碰撞与融合的时代, 宋儒一方面对佛教经典有过广泛的涉猎, 并从中吸取养分; 另一方面他们站在儒家的本位对佛教又多有微词。李承贵先生在《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中认为宋儒对佛教的看法是繁富的, 但同时也是失真的。^[1]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 也是对佛教认识较为深刻的人之一。而佛教空性理论是佛教的核心义理, 对空性理解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是否能正确理解佛教的整体旨趣, 那么朱熹对佛教空性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其中又存在怎样的误解? 误解之因又是什么呢?

一、朱熹对佛教“空”的认识

关于朱熹对佛教空性“本体”论的认识, 李承贵先生已有专文论述,^[2]这里只简要论述朱熹眼中佛教的“空”。与儒家万理俱实相对, 朱熹认为佛教万理皆空。如朱熹说:“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 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说不然。……只被源头便不同: 吾儒万理皆实, 释氏万理皆空。”^[3]朱熹认为义利、公私不是儒佛两家根本区别, 根本区别在于儒家讲究实理, 佛教认为万理皆空。那么朱熹是怎么理解这个“万理皆空”的“空”呢? 他认为:

吾以心与理为一, 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 乃是见处不同, 彼见得心空而無理, 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大学》所以贵格物也。^[4]

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 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5]

朱熹认为, 儒家和佛教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单纯的空, 而是在空里面有没有实理, 儒家虽然讲心空或虚, 儒家是空里面具备实理, 所以要格物以穷得其理; 而佛教的空只是“一向归空寂去了”, 是“心空而无理”。所以, 在朱熹眼里“若佛家之说都是无, 已前也是无, 如今眼下也是无,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大而万事万物, 细而百骸九窍, 一齐都归于无。”^[6]换言之, 朱熹认为佛教之“空”是一空到底, 万事万物“一齐归于无”, 也即是没有什么的意思。不仅在物质上是归于无, 朱熹认为佛教的心性也是归于空寂。他说:

性中所有道理, 只是仁义礼智, 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 释氏以性为空。^[7]

惟其无理, 是以为空。它之所谓心, 所谓性者, 只是个空底物事, 无理。^[8]

朱熹认为儒家的“性”就是天理, 天理具众理, 包含仁义礼智, 这些都是实理, 是可以实实在去实践的, 但是佛教的“性”就落入空, 是虚无寂灭, 是无事无物, 自然也就无理。总

而言之，朱熹认为佛教的“空”是心、性乃至万事万物都是无的意思。那佛教的“空”真是空荡荡的无吗？

二、佛教“空”之本义

首先“空”的梵语是Śūnya，音译为舜若，本意是对那些胀大了，外实中空的东西而言的。也就是说，现象看起来真实，里面确实虚空的。佛教的“空”是对“自性”一词的否定，“自性”指的是那种常、一、主宰、自在的实体的性质，而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性，也即诸法皆不具备常、一、主宰、自在的性质，也即诸法皆空。所以，佛教的“空”空的是现象中的常、一、主宰、自在的实体性的成分，而并没有空掉整个现象。因此在《心经》里面有：“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9]，这里六个“不”皆是对实体性的生、灭、垢、净、增、减的否定。“空”的这种否定意义，尤其在龙树菩萨的《中论》中展现得非常充分，《中论》的论述逻辑基本上是先将某概念实体化，然后再破此概念的实体化。比如在《中论·观因缘品第一》中就有：“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果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以果无有故，缘非缘亦无。”^[10]“缘”没有自性则缘不是实体性存在的法，无法则不能生出任何实体性的东西，所以果不能从缘生，当然果也不能从非缘生，因为实体性的果不存在，所以实体性的缘与非缘都不能成立。从“空”的这种否定意义出发，《中论》认为“无自性故空，空则无所生。”^[11]也是在这个层次，《心经》认为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因此，“空”指的是对“自性”的否定。

其次，“空”除了否定性的意义，还指的是对缘起之“有”的肯定。“空”的梵语Śūnya除了外实中空的意思，还有“零”的意思。我们很难说零是无，零本身并无内涵，但零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数字，也即是说零有无限的可能。佛教在用“空”否定了“自性”的时候，也在另一层面肯定了无限的缘起法。《中论》云：“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12]也即，正因为没有那种永恒不变的、自作主宰的实体的存在（无自性），才使得缘起成为可能，才使得万法得以成立。试想一下，如果万法都是常、一、主宰、自在的实体，那么整个宇宙都将成为无因无果的死物，那么一切生生不息的事物就将不存在了。换言之，正因为“空”的对自性的否定意义，才使得“空”具有成立缘起之万法的肯定意义。也正是在“空”的肯定意义的层面上，《心经》认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因此“空”指的是对缘起的肯定。因为空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双重含义，所以佛教认为“空”也是“中道”。比如《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13]，这是著名的三是偈，万法皆是因缘所生，皆无自性，所以说是空，但亦有缘起之假名存在，所以整个空有不二即是中道。天台宗还据此发展出了一心三观的思想。这种中道含义在唯识学的《辩中边论》中展现的更为清晰：

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及有故，是则契中道。^[14]

能取、所取的分别是存在的，但能取、所取二性作为遍计所执性却是永无的，在这虚妄分别中，有远离二取的空性，空性中也有此虚妄分别，所以说一切法既不是空，也不是非空，因为有虚妄分别的假法，无所取能取二性，而虚妄分别中亦有空性，所以契合中道妙趣。从这

个层次上来说，“空”是空有不二的中道。

再次，“空”还有一层超越的意义，从宗教修持上来说，“空”是无法言说的，只能证悟，而悟入空性的圣者们要想说清自己空性的体验，那真是要煞费苦心，到最后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禅宗公案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文益禅师语录》云：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尔道，是第二义。”^[15]文益禅师非常坦诚，当把体悟的第一义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第二义了。

无论是“空”的否定意义，还是“空”的肯定意义，还是“空”的中道意义，或是“空”的超越意义，都不是朱熹所说的空无一理、一切皆无。那么作为作为一代理学大师的朱熹对“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解呢？

三、朱熹误解“空”的原因

近代太虚大师认为宋明理学误解佛教的原因有：“一者，先入为主，守门庭故。二者，虽窥本心，未深明故（非大菩提不圆满故）。三者，不知佛有人乘法故。四者，中国佛徒出偏世故。五者，经律论藏少研究故。六者，方便教化先成人故。”^[16]太虚大师的说法大抵道出了理学家误解佛教的原因，朱熹对佛教空性的误解亦不出这些原因：首先是佛教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朱熹因儒学本位而带有成见，三是朱熹对佛教经论缺乏研究，而不能全部理解佛教的义理和旨趣。

1、唐代中后期佛教义学传统的衰落

佛教遭到理学家的误解，首要还是佛教自身的主观原因。中国佛教进入宋代之后，禅、净二宗成为主流。周贵华先生说：“在唐中叶会昌灭佛后，佛教整个义学传统衰落，佛教一方面演变为山林佛教，另一方面而演变为僻室佛教……不论是山林佛教还是僻室佛教，都甚少关注其他众生，没有广大菩萨行的担当。”^[17]他这里讲到的山林佛教指的是禅宗，而僻室的佛教是指净土宗。禅、净二宗都不太主张进行义理研究。净土宗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为所归，而禅宗本就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葛兆光认为：“理论兴趣的衰退，是8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对于过分繁琐的概念定位、过分复杂的层次分析，过分抽象的符号运算，信仰者已经表现了相当的厌倦，唯识学与华严学的命运就是例证。”^[18]从《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也可以看出，两宋高僧的著作多是语录之类，对佛经的诠释著作很少，其数量也远不及唐代。所以义学传统的衰落，确实是唐代中后期佛教的一个特征。从《朱子语类》看，朱熹对佛教的印象多来自禅宗，禅宗本是接引上根器之人，对经论不甚注重，主张在机锋棒喝之下，当下见性，朱熹时代的大慧宗杲甚至火烧《碧岩集》来表示对经论、语言的舍弃。在这种环境之下，高明的禅师固然高明，但是对于大多数中下层次的佛教徒，因为没有完整学过佛教的义理，对佛教的道理也是似懂非懂，望文生义。朱子所看到的佛教便是由这样一群没有系统受过佛教义理熏习的佛教徒所构成的。如他说：“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堕理路。”^[19]至于佛教的“空”则是最为容易望文生义的，再加上不明义理的“狂禅”的宣扬，使得朱熹对于“空”的理解流于望文生义的层面，无法深入。

2、朱熹的儒学本位

自韩愈宣扬儒家道统以来，理学家们就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复兴儒学首先就意味着要和当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播的佛教相抗衡。所以，理学家们学习佛教经典，多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朱熹亦是这样。比如他学《楞严经》与《圆觉经》：

如《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皆是增入。盖中国好佛者觉其陋而加之耳。^[20]

《圆觉》前数叠稍可看，后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后二十五定轮与夫誓语，可笑。

[21]

大般若经卷帙甚多，自觉支离，故节缩为心经一卷。楞严经只是强立一两个意义，只管叠将去，数节之后，全无意味。若圆觉经本初亦能几何？只鄙俚甚处便是，其余增益附会者尔。^[22]

从朱熹对《楞严经》、《圆觉经》以及《大般若经》的评论来看，确实是带着成见去看的，竟将这几部深奥的经典看成是咒语、增益附会、可笑和全无意味。朱熹早年在胡宪、刘勉之、刘子翥三位老师影响之下，也曾短暂的学过禅，在李侗教他看圣贤书之后，“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23]朱熹再回头看佛书，自然带有了儒家的成见，此后他论及佛教的“空”，便时时不忘与儒家进行对比，比如朱熹说：“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24]、“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25]、“吾儒所以与佛氏异者，吾儒则有条理，有准则，佛氏则无此尔”^[26]等等。儒家较为强调自我主体性的确定与充分调动，故儒家不太能接受佛教的“无我”思想，而“无我”即是空性的思想，它恰好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因此，朱熹在以儒学为根基之后，反过来看佛教，尤其对于空性思想，便多有微词。朱熹因儒学本位而对佛教带有成见，这难道就会使得朱子一定不能正确理解佛教的空性吗？

3、朱熹对佛教经论缺乏研究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为，任何人在理解一个事物时，都会带有一定的前见，如果能不断地与文本进行对话，不断地进行视域融合，那么就能正确理解文本的意思。但很遗憾的是朱子所读佛教经论实在有限，与佛教对话是很不充分的。但朱子出入释老十几年，又好学博览，所读的佛教经论难道会很少吗？四川大学的哈磊先生曾对朱子所读的佛教经论作了一个总结：“朱子所读佛教文献，有据可查的大小乘经 10 部、127 卷，释经论及经疏 1 部、120 卷，本土著述僧肇著作 1 卷，庐山慧远著作若干，永明延寿著作若干，寒山著作 3 卷。出入佛老十几年，以朱子之好学博览，以上内容似嫌未足。”^[27]换言之，朱子所涉猎到的佛教文献在 250 卷上下，250 卷对于形成对佛教的正见足够了吗？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大正藏》的目录，我们就会发现大小乘佛教比较重要的经论加起来总共在 1700 卷左右，佛教义理以艰深繁复著称，没有一千卷的阅读量的话，恐怕难窥佛门奥义，所以 250 卷的阅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前文已述，空性思想是佛教的核心义理，由此可展开到佛教的三藏经典，如要正确全面理解空性，一是要有善知识引领，二是必须阅读大量佛典。由于朱子的佛典阅读量上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他在理解空性上有失偏颇。

四、对今人的启发与教训

1、佛教自身应建立完整义学，倡导菩萨行

佛教的修学次第是闻、思、修、证，学佛之第一步就是要正闻熏习，所以要建立完整的佛教义学，只有树立对佛教的正见，学佛者才不至于盲学瞎练、邪练，佛教才能给人以好的观感，不至于招来种种误解。周贵华先生认为现在的佛教基本上是相似佛教，总共有虚化、偏化、异化、俗化、矮化等五大类型，他说：“到近现代，佛教几近完全俗化，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与汉藏教理院的太虚法师试图推动与开展佛教义学研究，但最终为吕澂先生、印顺法师所引领的佛教学术研究所淹没。”^[28]现在，接续佛教义学学脉，维护佛陀正法，已经成为现在佛教修学者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重视佛教义学研究，不仅可以避免古代中国佛教的重智重境界的“冷化”极端，又可以避免现在佛教重祈福结缘的俗化极端。在积极层面，则可以正本清源，凸显佛陀正法，给末法时期的修学者以灯塔式的指引。

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有“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说法，一直缺乏广大的菩萨行。什么是菩萨行？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说，那便是：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所说：“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29]以这样的菩萨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全心全意的帮助每一个众生，使自己和他人的心灵都得到净化和升华，建立人间净土，这才是大乘佛教的旨趣。如果将这样的大乘精神发挥出来，不仅可以补救一些佛教徒的出世偏向，还可以发挥佛教的社会净化功能，建设和谐社会。

2、佛教修行者要广泛阅读经论，形成正见

朱熹误解空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佛教经论研究较少，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解。当今佛教净土宗大行，但今天的净土行人多不注重广泛阅读经论，而只读净土宗的基本经典，或者干脆只念佛号。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修行者对于净土宗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印象阶段，而不能真正理解净土宗的甚深义理与大乘旨趣。因为没有正见，就没有正行，最终也会因为缺乏福慧资粮而障碍往生。所以，作为一个佛教修行者，首先应是多闻，通达佛教义理，这样才能明白佛教旨趣，以正见指导正行。若是不明就里的信仰佛教，那是迷信，也违背佛陀的真理精神。学佛者的第一步是依止一位善知识，以善知识作为引导，慢慢形成正见，甚至证悟佛理。但现今社会合格的善知识实在较少，故修行者当努力学习经论，学习经论便是以佛陀和历代祖师为善知识。修行者以佛经为指引，努力修习，回归佛陀正法。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2] 李承贵先生在《朱熹视域中的佛教本体论——朱熹对佛教本体论的认知及误读》一文中指出：朱熹认为佛教是以空寂为本，是空无道理和无物可格，认为佛教的教理和义理不过是这种本体观的具体诉说。李承贵先生认为朱熹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和误读的。

^[3]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5页。

^[4]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4页。

- [5]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页。
- [6]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0页。
- [7]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 [8]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4页。
- [9]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第8册,第848页。
- [10] 《中论》卷一,《大正藏》第30册,第3页。
- [11] 《中论》卷二,《大正藏》第30册,第13页。
- [12] 《中论》卷四,《大正藏》第30册,第33页。
- [13] 同上。
- [14] 《辩中边论》卷一,《大正藏》第31册,第464页。
- [15]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1册,第399页。
- [16] 释太虚:《太虚大师全书》(22),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 [17] 周贵华:《作为佛教的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
- [18]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
- [19]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6页。
- [20]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5页。
- [21]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4页。
- [22]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8页。
- [23]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8页。
- [24]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页。
- [25]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页。
- [26]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页。
- [27] 哈磊:《朱子所读佛教经论与著述叙要》,载《孔子研究》,2008年,第04期,第69-81页。
- [28] 周贵华:《完整佛教思想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 [29]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大正藏》第10册,846页。

Zhu Xi' s mis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s "emptiness"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incomprehension

Liu fei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Zhu Xi believes that the "emptiness" of Buddhism is nothing. But in fact, the "emptiness" of Buddhism refers to the denial of self, and certainly the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practice, this "emptiness" transcends the existence and absence of the world. What caused Zhu Xi to misunderstand the "emptiness" of Buddhism?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Buddhist tradition of doctrine began to declin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Second, when Zhu Xi understood Buddhism, he had a strong prejudice base on Confucianism. Third, Zhu Xi lacked research on Buddhism. In order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Buddhism itself should establish a complete scholasticism and advocate the Bodhisattva. Buddhists should also read the classics and form a right opinion.

Keywords: Zhu Xi; emptiness; Buddhism

作者简介 (可选): 湖南大学硕士, 研究佛教的专业人员。